

拉x伊年操

01.

「你.....要來義大利嗎？」雙面鏡的另一頭，金髮青年不自在的別過臉，邀約道：「我這個星期抽不開身.....」

「咦？可是格雷好像會來.....」不等拉馬爾把話說完，對方立刻打斷他接下來的聲音，「我今天晚上就去接你，坎貝爾那裡到時候再說！」

伊萊的語氣是少有的堅定.....好像每次遇到跟格雷有關的事都會這樣？

最後他還是偏著頭答應了下來，能去有機會到義大利玩也是很難得的。

02.

拔下眼鏡，揉了揉酸澀的眼，從極度專注的精神狀態中回過神來，有那麼一瞬間，伊萊想不起來自己為什麼這麼拼命，在潛意識的驅使下猛地站起身，意料中的暈眩讓他陷入短暫的黑暗，按著不適的太陽穴繞過書桌。

紅色長髮的青年，整個身子陷在辦公室的沙發中，手邊擱著一本放在書櫃上的葡萄圖鑑；發出沉穩的呼吸聲。

看見對方後，才瞬間想起發生了什麼事。

「拉馬爾.....？」上前推了推他的手，叫喚道，一面怪罪自己一專心起來就忘了時間，他大概等得很無聊吧。

「唔嗯——？」拉馬爾沉吟了一會後睜開了眼，「啊，伊萊。」

03.

結束與拉馬爾的對話後，小心翼翼收起雙面鏡，伊萊試著重新將注意力放回堆積著的公文上；思緒卻還是忍不住飄向去年糟糕透頂的今天——

格雷·坎貝爾，像是能預測他一切行動般多次阻撓；以致於他對去年的印象只剩下滿滿的格雷·坎貝爾，這個一點都不想知道的認知讓他格外不悅.....

等到晚上太危險了，想到這裡，伊萊想都沒想便立刻站起身，消影前往愛爾蘭。

幾張還沒被批閱過的公文，散落在地上。

「伊萊？」可能是現影時的巨大聲響驚動到對方，也有可能因為他比預定的時間要早太多，拉馬爾的語氣顯得遲疑，「你不是.....抽不開身嗎？」

「是啊，我抽不開身。」高姿態的點了點頭，接著向拉馬爾走近，「可是，我今天想相信一次，你之前說的『直覺』……」

他凝視拉馬爾的藍色眼瞳，「我覺得，如果現在不把你帶走，晚上你就會從我眼前消失。」

就像上次一樣。

對方只是露出一貫縱容的笑容，任由他帶著消影到義大利。

「哇～這就是伊萊的辦公室嗎？」環視了有些凌亂的辦公室一圈後，興味盎然地開始東瞧西瞧。

「我得先把這些紙看完，你自便吧。」說著，一邊彎腰把幾張掉到地上的公文撿起來，「架上的書都可以看。」

「好，你忙你的吧。」視線停留在牆壁上的肖像畫，隨口回應著。

『看什麼看？臭小子你是誰啊？』一連串流利的義大利文從畫像口中爆出，讓拉馬爾向後退了一步。

「唔喔，抱歉。」心情微妙的對肖像畫道出了他少數會的義大利文。

「赫曼曾曾祖父，他是我的客人。」公文後方的伊萊拉高聲調，帶有警告意味的聲音傳來。

『嘖、不要什麼人都帶進我們威斯康堤家來，尤其是重要的辦公室。』畫像嘟囔著幾聲後便離開畫框。

「別在意。」羽毛筆在公文角落簽上名字，不能及時結束作業而感到急躁的皺著眉，拿起另外一疊公文，「他對誰都是這樣。」

「你的祖先是個很有趣的人啊。」搔搔臉，轉而欣賞起擺在架上的各種擺飾。

滴答、滴答……

一個精緻的小時鐘吸引了他的目光，銅色的天使雕塑出柔和的美感，看的出來金屬的每一處都被精心擦拭過，古老的時鐘在天使的擁抱中，不曉得跨越了多少時空運作著。

「伊……」原本開口想詢問對方之不知道關於這個擺飾的故事，在看見伊萊全心投入工作的神情後，打住就要脫口而出的問題，笑了笑後，從書架上挑了本書，靠進柔軟的深色沙發椅裡，靜靜等待。

茶几上不知道什麼時候多了熱茶和糕點，拉馬爾一面享用，一邊翻閱一本介紹葡萄的法文圖鑑，不曉得過了多久……

一直到被熟悉的聲音喚醒。

04.

「工作都做完了嗎？」伸了伸懶腰，看見伊萊的表情變得陰鬱，「怎麼了？」捏捏對方明顯陷入自責狀態的臉頰，問道。

「嗯……」發出無意義的單音節，按住拉馬爾玩弄自己臉頰的手，「你不無聊嗎？都來到義大利了還只能坐在這裡，你不生氣嗎？」

「不會啊，為什麼要生氣？」不明白他的重點似地反問伊萊。

但是把問題丟回去反而讓對方更加惱怒。

「為什麼不生氣啊？」抓著對方的雙手加重力道，這傢伙就是這樣，不管什麼時候、對誰都是這麼溫柔，「鬧脾氣也好、撒嬌也好，為什麼每一次都只有我像個小孩子一樣？」

真是讓人火大。

「會嗎？」笑看著伊萊因發怒而脹紅的臉，「這樣很好啊，對我鬧脾氣和撒嬌的伊萊，不是很可愛嗎？」

「你說什——」這次雙頰泛紅不只是因為憤怒，還多了些許羞澀與不知所措。

「不管你是鬧脾氣也好、撒嬌也好，」藉由體型優勢將對方拉進懷裡，感受伊萊的掙扎與逐漸升高的體溫，下顎輕靠在他的肩上，在耳畔呢喃：「我喜歡的就是這樣坦率的你啊。」

「你說——」聽見突如其來的告白後，紅暈迅速蔓延到耳根子，「你哪隻眼睛看到我坦率了？」

輕輕舔舐他紅透的耳垂，懷裡滿意的顫動讓他開口：「這樣還不算坦率嗎？」

「才不……」轉過頭想抗議，接下來的話語被拉馬爾堵回嘴裡，一開始只是單純想讓他閉嘴的吻，卻忍不住越發深入；舌尖品嚐過他口中的每一處，伴隨著噴噴水聲，室內的溫度也逐漸升高。

『我的梅林啊……』赫曼曾曾祖父的聲音還沒完全落下，應該沉浸在吻中的伊萊空出一隻手，讓牆上所有肖像畫都蓋上布幔，房間再度回歸寧靜。

「還是你要去房間？」環住拉馬爾的頸子，皺眉問道，內心對自家曾曾祖父帶有無盡怨言。

「不用，在這裡就好了。」似乎很滿意這具沙發的質感，拉馬爾搖搖頭，將對方壓進沙發椅中。

「唔……」不太甘心明明都到了自己的地盤還是被對方牽著走，撐起身子，在拉馬爾唇上印上強硬的一吻，「呐、生日快樂。」

「生日禮物……」大手流暢解開伊萊的襯衫鈕扣,「我就不客氣了。」

來不及啦**END！！**